

■重点推荐

我小时候上学时最喜欢的课程是数学，至今碰到一串数字，比如手机号、付款金额等，就忍不住要从中找寻数与数之间的规律。数学充满了奥秘，仿佛携带着宇宙传递给人类的丰富信息。可惜我最终与数学无缘，但我对数学家充满敬意，为数学家也像他们的研究对象数字一样，看上去普普通通，包含的奥秘却是人们难以知晓的。数学家们的工作是伟大的，他们的每一次解密宛如为人类点亮一盏明灯，但数学家的姿态往往又是低调的。记得40多年前，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告诉人们，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由一位叫陈景润的中国数学家摘取，自此陈景润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景仰。

当我读到余义林的报告文学《普通而纯粹 壮阔而平凡——关于数学家钟家庆和钟家庆数学奖以及钟家庆班的故事》（发表于《中国作家》2025年第7期纪实版）时，不由想起了徐迟为陈景润所写的那篇报告文学。这篇作品的主人公钟家庆也像陈景润一样是一名在数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中国数学家，他也像陈景润一样长年不被人们知晓。余义林的写作让我们又认识了一名杰出的数学家。

钟家庆与陈景润属于同一个时代。20世纪60年代，他成为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研究生，读大学时期就显露出数学研究的非凡才华，但真正让他的数学才华得以尽情施展则是改革开放之后。1980年，他发表的论文《关于舒伯特演算的注记》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是第一次把群表示论的概念和方法引入相关课题研究。数学的概念和理论对于该专业之外的人来说实在太过陌生，作者大概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她没有花太多笔墨对钟家庆的研究成果作特别详细的介绍，而是详细记述了钟家庆当时如何受到国际数学界的高度重视，包括

■三昧斋

一位数学家的“无穷大”

——读余义林报告文学《普通而纯粹 壮阔而平凡》

□贺绍俊



钟家庆

他特别忙碌的工作。那段时期，国外的著名大学和数学研究机构都纷纷邀请钟家庆去作交流和讲学。1987年，中国首届陈省身数学奖启动，钟家庆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陈省身数学奖的数学家。正是因为那一段时间他超负荷工作，获得首届陈省身数学奖的同年，他在纽约突发心脏病去世，才49岁。

作者为了写好钟家庆，特意重温了有关数学的知识。她发现，数学是迷人的学科，具有简洁美、和谐美、对称美的特征，对人类的思维和情感有着深刻的影响。她在写作时采取了一个颇具数学意味的结构。这个结构将作品分为三个递进式的章节，第一章是“数学家钟家庆”。在这一章里，余义林以洗练的文字全面记述了钟家庆的

学术成长过程以及他获得的研究成果。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是“钟家庆数学奖”和“钟家庆数学班”。这两章所讲述的都是钟家庆去世后发生的事情。钟家庆数学奖由一批中国数学家发起并设立。钟家庆生前就特别强调要培养年轻的数学人才，希望中国能建立起一个奖励优秀青年数学家的基金。钟家庆数学奖自1988年设立以来，已有近百人获奖。现在，钟家庆数学奖和华罗庚数学奖、陈省身数学奖并称为中国三大数学奖。钟家庆数学班则是钟家庆就读中学时的母校——安徽省芜湖一中在2023年设立的，其目的就是要以钟家庆为榜样，激励学生们的求知欲和探索心，培养数理思维，发扬钟家庆的爱国情怀和科研精神。

从数学家钟家庆到钟家庆数学奖，再到钟家庆数学班，这就像一个由数学符号无穷大建构起来的开放性场域。无穷大是对一种数学现象的描述，当一个变量在变化过程中，绝对值永远大于任意大的已定正数时，就被称为无穷大。作者的记述让我们看到，钟家庆就是一个无穷大的基数，他的同事、亲人还有那么多热爱数学的年轻人，都成为这个无穷大的集合体。有了这一集合体，钟家庆的精神便能不断延伸下去，作者让我们从钟家庆数学奖和钟家庆数学班中看到了这种“无穷大”的力量。该作品在结尾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在21世纪，中国能成为数学强国吗？从钟家庆的“无穷大”里，我们似乎有信心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

余义林在她的作品中用“中国数学事业拼图”来比喻中国的数学家群体，这个比喻很形象，也贴切地说明了中国数学家们怀着共同理想、团结协作、代际传承的现实景象。当我们讲述钟家庆的事迹时，必然会联想到华罗庚、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同样卓越的数学家，必然会提到更年轻的陈浩、周岭、薛宇皓、宋爽等实业家、青年学子们作出的努力。在数学文化的研究中，学者们提出了数学共同体的概念。余义林在这篇专门书写数学家的作品里，通过对钟家庆的生动描述以及对其他数学界人士的采访，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和谐融洽的数学共同体。有一位外国数学家声称，没有哪一门艺术能比数学更有效地美化和修饰人的心灵。这一断言想必有人会提出异议，但在中国数学家们身上，我们至少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在钻研数学的同时也在修炼自己的意志和灵魂，这可能就是对“中国数学共同体”的完美诠释。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月亮为什么会失眠

——评时晓短篇小说《失眠的月亮》

□王春林

《失眠的月亮》是作家时晓发表在《十月》2025年第3期上的一个短篇小说。月亮怎么会失眠呢？看到这个标题，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大学期间从外语系同学那里听到的关于他们系主任的一个故事。这个多少有点古板的系主任不仅不解风情，而且也不解文学，或者说对他印象中有点“风花雪月”的文学有点反感。那天在课堂上，或许因为偶然瞥到校外的东川河，他突然大发感慨：“你们成天价说什么河水从我的心里潺潺流过，嗯，你看看，河水就在那里流淌，你要真有能耐，就让它从你的心里流一下让我瞧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对文学的不信任与否定。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联想，主要因为想到倘若老先生看到“失眠的月亮”这个标题，大概也会发表感慨：月亮又不是人，它怎么会失眠呢？是的，在科学的意义上，没有任何生命特征的月亮根本就不会失眠。月亮不会，动植物也不会，世界上唯一可以失眠的生物就是人类。事实上，在《失眠的月亮》中，真正的失眠者是女主人公徐丽，只因为徐丽失眠的那个夜晚，窗外有着很好的月亮（“窗户的光线源于室外，在那宽阔的飘窗外，不知何时，竟有一轮月亮升了起来”，“月亮更亮了。月亮圆圆的，悬在远处，像一面镜子，‘明镜高悬’，这是一个吉利的征

兆”），所以，作家才把这篇小说不无诗意地命名为“失眠的月亮”。

徐丽何许人也？她是上海一位凭借自身多年努力而终于取得成功的中产家庭主妇。其中产地位，作家主要借助房屋及家居内饰的描述而给出巧妙的暗示。比如，“凭良心想，这个小区不算差，户型都是一百五十平方米以上的大平层，每一套房子市值都在一千万以上，在上海能够住在这个小区里的人，当然算不上富豪，但也算是正经中产了。”又如，“飘窗上量身定制了一层藕粉色的飘窗垫，配上藕粉色的遮光窗帘以及大马士革花纹的米白色纱帘，与房间里的樱桃木公主床造型，营造出一种温柔华贵的气息。”看似只是在以精雕细描的方式介绍徐丽家房屋的价值不菲与家居内饰格调的讲究，但读者透过这种表象看到的却是其家境的非同寻常，以及生活的优裕程度。正如叙述者已经明确强调的那样，如此这种情形充分说明了，女主人公已然跻身于上海滩的中产阶层。

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徐丽和丈夫陈乔的生活，是他们多年来努力打拼的结果。这一点在徐丽的相关回忆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最早来到上海的时候，上海对她来说充满陌生感：“当时听到报站员说一遍中文之后，又说了一遍英语，感觉上海真洋

气。上海对她来说，新奇而陌生，还令她有一些胆怯。”然后，就是她在上海第一份工作的情况：“当时她的工资大约是四千块，每个月花得一分不剩。”但很快，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晋升的机会，将这些场景拼贴在一起，我们看到的是徐丽十多年来在上海的艰难奋斗史。当然，正如陈乔和律师都曾专门提及的那样，她和陈乔之所以能够很快在上海打拼成功，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经济学上所谓“康波理论”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

关键的问题是，拥有如此优裕生活的徐丽，为什么会在一个月亮很好的晚上失眠？她还会有什么难以排解的忧患吗？很大程度上，《失眠的月亮》正是一篇旨在透视中产阶层忧患的短篇小说。徐丽的第一个忧患，来自身为金融高管的丈夫陈乔突然被带走调查，“陈乔负责的信托项目爆雷了，数亿的投资款打了水漂。不仅如此，陈乔把别墅抵押了一千万的贷款也投了这个项目”，对此徐丽的本能选择是聘请业界有影响的刘律师，以打官司的方式争取让陈乔保释。这一过程中，徐丽最令人敬佩的一个地方是她坚持认定陈乔无罪，拒绝退款：“如果主动退款，意味着承认自己有罪。她坚持让刘律师为陈乔做无罪辩护，她不仅要做无罪辩护，她还要起诉陈乔的

公司，他们也是受害者。”第二个层面的忧患，则与偶然间发现的陈乔的秘密有关。那天晚上，由于刘律师提到，“听陈乔说，家里还有一个备用手机，里面有些资料也许对案子有帮助，让徐丽回去找找看”，回家后，徐丽便想方设法打开那部备用手机。出乎意料的一点是，陈乔与一个名叫linda的北京姑娘有秘密：“她知道陈乔公司有个叫linda的女孩，甚至在陈乔举办的家属活动中见过她一面，青春靓丽，是个北京姑娘，总是围在陈乔左右。凭着女人的直觉，她感觉这个女孩对陈乔有好感。”虽然早有警惕，但由于陈乔告诉她这个女孩早就辞职回北京了，所以徐丽也就把她抛到了脑后。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们家遭受劫难的时候，linda如此这般地再次浮出水面。怎么办？面对妹妹“想要人还是要道理”的及时提醒，徐丽最终做出的选择还是“要人”：“她拿出那部旧手机，把linda发来的信息打开，返回，选定，点了删除键。”这些交织在一起，让小说具有更丰富的人生况味。简单地归结一下，《失眠的月亮》一是对上海中产阶层的家庭情感生活的透视与表现，二是从结尾处徐丽那种难能可贵的理性与斗志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某种坚韧生命力量的积极体现。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凉薄”常被用来形容世态炎凉或人情寡淡，但在黎凇的诗集《我深爱着的凉薄人间》中，这个词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诗人以敏锐的感知与深邃的哲思，将“凉薄”从一种单向度的词汇转化为一种辩证的生命体验：凉薄是孕育温暖的土壤，也是诗意的栖居。这种对“凉薄”的重新诠释，既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冷见热”的美学传统，又融入现代诗歌对生命本质的叩问，最终在诗行间构建了一座连接古典与现代、冷寂与温情的桥梁。

从“琐碎”中着手，在微观处重构世界的温度。黎凇的诗歌始终以细节为锚点，将抽象的“凉薄”具象化为可触可感的生命片段。一句“鹅黄嫩绿的春天，像蛋壳里的生命/一点点，破壳而出”（《惊蛰》），看似寻常的春色描摹，却在后续“微风里的震颤”中陡然升华出诗人捕捉到玫瑰花瓣在风中的细微颤动，这一瞬间的物理动态被转化为对生命悸动的隐喻。颤动的不只是花苞，更是诗人对时光流逝的敏感，以及对脆弱与坚韧并存的生存状态的凝视。“山的坡度刚刚好/我不用担心/如果她睡着了/会不会从坡上掉下来”（《山坡上》），看似闲笔的“坡度”，实则是情感的精确丈量。诗人用几何学的冷静笔触，将担忧与安心的矛盾情感嵌入自然景观，以“刚刚好”的平衡消解了冷与暖的对立。这种对细节的极致雕琢，呼应了诗人“从诗美到诗质”的创作转向。诗人拒绝用华丽的修辞遮蔽生活的粗粝，而是以“及物性”的细节让诗歌扎根于现实的土壤。“铆足劲/把喜悦，绿给你看”（《初夏记》），甜菜的拟人化描写，既是对植物生长力的礼赞，也是对平凡生活里微小幸福的放大。这种“绿”不仅是色彩的呈现，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从而让人间因琐碎的“绿意”而有了温度。

“以物载情”避免抒情的泛滥，“以简驭繁”让诗意在克制中愈发醇厚，通过“留白”与“隐喻”拓展诗意空间，抵达生命的纵深。“在一杯雨前茶里，我越坐越深”（《谷雨》），诗人并未直抒对亲情的眷恋，而是将时间转化为空间体验，通过“越坐越深”的时空错位，让个体的生命史（母亲的采茶身影）在杯底若隐若现，茶水的涟漪与记忆的纵深交织悄然重叠。“像雪花，抱紧梅枝”（《冬至》）中雪花与梅枝的意象组合更是意味的典范，寒冷中的拥抱既暗含了“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古典意蕴，又赋予其现代性的孤独与慰藉。黎凇的诗句常如中国画的留白，以“不说尽”的方式邀请读者参与意义的共创。“也要怀孕和哺育/母性的光，疲倦，温良”（《我爱秋天的薄凉》），诗人在描写错过佳期的瓜果时不着一字颂扬，却让岁月的无情与母爱的坚韧在“疲倦”与“温良”的并置中自然流淌。

这本诗集的深层内核，是诗人对现代生活的智性回应，让人在万物对话中寻找到诗意的栖居。黎凇通过万物寓言将个体的困境升华为生存命题，让“凉薄”从被动承受的境遇转化为主动选择的生存策略。他的诗歌始终贯穿着与万物的对话，试图从自然法则中提炼生命的哲学。“还要学习植物们，静静地练习爱/头颅如果实，低垂//根扎得越深/叶子就越安静”（《小暑》），植物的谦卑与静默，成为对抗人间浮躁的精神范本。“如果没有这渐渐加深的寒凉/内心的小火苗，怎么会/越燃越旺”（《寒露》）揭示了凉薄与热情的辩证关系。“一根芦苇，学会向秋风弯腰/学会在风中白头，需要隐忍多少次/像一个人，向尘世妥协……”（《木叶下》），芦苇的“弯腰”不再是懦弱象征，而是生存的智慧。妥协与坚持在此不再是二元对立，而是生命韧性的两面。

凉薄深处，自有光热。《我深爱着的凉薄人间》是一部“以冷写热”的生命之书。黎凇用细节的显微镜，意味的放大镜与智性的多棱镜，将“凉薄”解构为多维的生存图景：它既是现代性的疏离，也是古典诗意的回声；既是生命的困境，也是超越的契机。当诗人在《清明忆父》中写下“你喊我：黎凇，黎凇！/多么生涩，又多么坚定”时，个体的记忆与人类共同的情感在名字的重复中合流——人间也因这样的呼喊而有了温度，诗歌的光芒也由此照亮了生活的缺口。

真正的热爱从不回避世界的凉薄，正如真正的光明有时诞生于黑夜。黎凇的诗歌，正是这点点星火，既清醒地映照出人间的裂隙，又温柔地指引着愈合的可能，这也是诗集《我深爱着的凉薄人间》最想要告诉我们的真谛。

（作者系诗人）

『以冷写热』的生命之书

——评黎凇诗集《我深爱着的凉薄人间》

□杨军



《我深爱着的凉薄人间》，黎凇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25年4月

它是我带走的故乡的一部分

——《克兰河畔》创作谈

□巴燕·塔斯肯

散文集《克兰河畔》收录了我自大学时期以来，书写的所有关于阿勒泰的散文作品。书中的克兰河是一条纵穿整个阿勒泰市的河，也是我们的母亲河。从上游到下游，我们用三代人的生命丈量了这条河，也因此，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河畔的两岸。

如今，故事里的人成了讲故事的人。我将许多年前的记忆捡起，去枝摘叶，把我认为值得一讲的故事写了下来。书中没有草原，没有牧

人，甚至没有一条通向祖辈古老游牧生活的羊道。我想讲述的是地里的庄稼、圈里的牛羊，和伴我缓慢生长的万物。

书中讲到的故事好像大多关于幸福，这也是我回过头来将整本书读完后才意识到的。那些童年时期的寂寞与痛苦，在书写的过程中都被淡化了。可能也正如爷爷所说的那样：“人呐，幸福只看得见别人身上的，自己身上的一点也看不见。”

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于关注当下的痛苦，这让我们常难发觉当下的幸福。或许我也正是在书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看到了那些年没被我发现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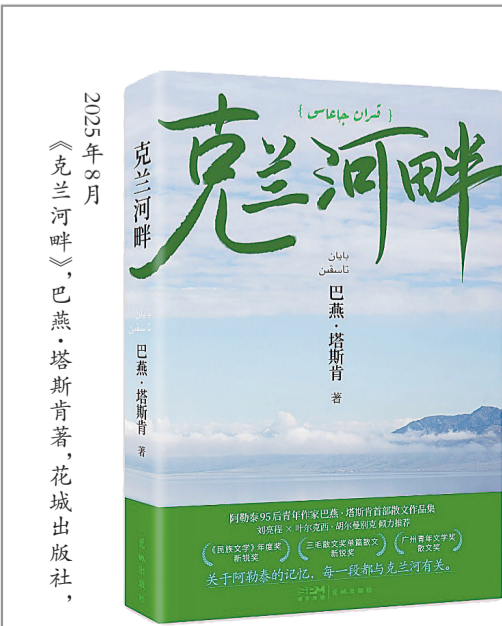
故乡仿佛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人和所有长了腿的动物一样，会随着一场风越走越远。最初我提笔写作，也是在一个离乡的下午开始。那时南方的秋天依旧闷热，屋外一片绿。我猛然感觉生活在南方的人的一生中大部分阳光，好像都被

同一片树叶给遮住了。秋天拿它们没办法。

那一刻对一个习惯了四季的人来说，故乡似乎更加遥远。所以我在这本书中大量书写了白桦林的四季，书写河畔的万物。这些故事大部分都是我在离乡的日子里完成的，直到它们被收集出版。我依旧在他人的故乡寻活干、找饭吃，依旧等一天的太阳落下去，让黑夜把时间和故乡归还于我。

这些故事就是这样来到你们的面前，哈萨克人常说“总念叨一个人的好，就必定会再次相见”，所以我也总念叨那片热土的一切。

此刻，我还不敢在他人的故乡扎根太深。因为我知道，正有一场吹向故乡的风从大地某个遥远的角落赶来。我确实实实在在地在那一场这样的风，将我也一并带回故乡。但在那之前，我想我会和这本书相依为命，因为它是我带走的故乡的一部分。



2025年8月
《克兰河畔》，巴燕·塔斯肯著，花城出版社，